



五彩斑斓(共青森林公园) ■黄伟助

人生智慧

从容人生

■蓝郁文

天空暴雨倾盆,街边的檐角下立一男子,我应该可以确信他没有任何遮雨的工具。他只是轻轻拉了拉自己的衣衫,依然走进了雨雾之中。没有急切地奔跑,抬脚放脚亦如平常。或许,当他决定走向这雨时,眼中就已经没有了这雨。

转眼一瞥,没有理由此态已映入心底。那是一种泰然,一种自若。对猛烈而来的大雨,他没有手足无措,用处艳阳天的姿态与大雨交融。淡然的人,茫茫的雨,两者的刚,两者的柔相交辉映,绽放出了一路的美丽。

无视暴雨的从容,还有那一排排矗立在花坛中的珊瑚树。横斜逸出的树枝,满身的尘埃,偶有几棵旁枝上吊着被肆意丢弃的垃圾,微风拂过还欢快摇曳。没有惊艳的外表,然而,又如何? 春天里,它生长;夏天里,将绿浓到极致;秋天里,坚守天地间微薄的绿;冬天里,蓄势待发。它在和风中舞蹈,在雨滴中澄净。它从容的,无所谓从别人那里投来多少目光。

走在路上,谁都不知道暴雨何时会来。也许,有时会有征兆,又也许说来便来了。真的来了,邂逅了,轻轻地拉好身上的衣衫,以晴天的姿态毅然地走进暴雨里,向前,如此一直,向前……走出一路从容人生。

闲话花样

攒纱帽

■郑树林 文 剪纸

“依勿要动勿动就对我攒纱帽,今朝依写辞职报告,我马上就批准你走,明朝我就可以安排人进来上岗。”在上海闲话中攒就是“撵”、“甩”、“丢”、“扔”的意思。

在职场中,我们常常看到一些自以为是的,根本不把同事领导放在眼里,动不动就用攒纱帽的语气来威胁领导,刚开始由于工作上需要他的技术,许多时候不得不让着他,谁知他不知天高地厚自以为是自由自在对工作忽冷忽热。这一次他又想用以前那一套来攒纱帽威胁领导,领导也正在考虑怎样安排他的工作,这么一攒纱帽领导名正言顺给他重新安排了工作岗位。

攒纱帽是上海闲话中讲出来属于比较重的,用现在的语言来说有点威胁性的含义。这与以前的官员有关,旧时当官的官员都戴乌纱帽,因此用纱帽比喻官职,攒纱帽就是不要再做官。后来常用来比喻因气愤而

辞职或丢下工作甩手不干。

夫妻之间日子一长总会有一些习惯见解或工作生活的压力,吵吵闹闹只要不伤害夫妻之间的感情就可以,如果每次吵架动不动就攒纱帽离家出走,这样对夫妻对家庭肯定不好,吵架攒纱帽是属于对家庭不负责任的行为。

在上海闲话中使用攒的还有攒浪头、攒派头、攒烂山芋、攒家生等,这些带有“攒”字的,几乎都是贬义的。当然也有褒义,就是攒奶油,那是一种食品。



杨浦人文

另一种叙事记忆:工人子弟(十一)

■管新生 文

6

而今有人为钱有人为权有人为升官在拼命钻营在削尖脑袋在反复折腾,而当年的整整一代人,几乎全都为文化饥渴而呼号而奔走而拼命钻营而削尖脑袋而反复折腾!书籍,尤其是文艺书籍,哪怕仅仅一本,哪怕缺胳膊少腿剥光了封面封底扉页,偏偏全都成为了我们望梅止渴的稀世珍宝。

无它,唯两个字耳:缺货。

那一年冬天,我在江西插队落户的弟弟回沪过年,给嗜书如命的我带回了一件珍贵的礼物——巴金的一本小说集《萌芽》,尽管封面扉页均已荡然无存,我却如沐甘霖,对集子中的《春天里的秋天》《雪》《砂丁》《利娜》爱不释手。

因为在那大革文化命的岁月里,能得到这样的一册名著,不啻是“红光照我天灵盖”,幸甚幸甚!

当这本《萌芽》几乎被我翻烂了的时候,我周围的一些喜爱看书的朋友也开始纷纷沾光——私下里悄悄然传阅了开去。

不料有一回给厂子里的一位朋友借去,竟然半年不得归还。终于没憋住,忿忿然上门问罪,他面有难色,半晌才道:“书被一位朋友借去,三个月前已被他厂里的保卫部门充公……”

大惊失色之下,未免怀疑他大有“黑吃黑”之嫌,孰料他却拼命叫起冤枉来。原来他的朋友也是一名“书痴”,过于钟情《萌芽》,居然胆大包天地带到厂里机床旁偷看起来,直看得如痴如醉不知今夕是何年,待得一只大手一把抓去了他手中书时,他犹自大叫“不要捣蛋!”好不容易透过那副高度近视眼镜方才认出抢书人竟然是武装保卫科科长,顿时吃瘪,当即被戴上了一顶很好看的“看黄色小

说”的帽子,随之又痛哭流涕地交上了一刀二刀三刀“狠触灵魂”的“检查书”。那位武保科长还想乘胜追击“扩大战果”,要他交待书的主人姓甚名谁在哪里工作,这一回他的表现有点像“革命烈士”了,一问三不知,坚不吐实。

我哑然。离去之前只能丢下一句大不甘心的话语:“我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但《萌芽》这本书我是绝不会放弃的——我相信,总有那么一天……”

不知是过了三五月还是七八个月,我忽然获得了一个消息:那位“心不死”的失落《萌芽》的朋友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地闯进武保科去索书,这一闯顿时让他发现了新大陆——那位武保科长正襟危坐于办公桌前,目光九十度垂直下落悄悄然在如醉如痴津津有味地看一本摊开在拉开的抽屉中的书!

他当即认出了这书正是《萌芽》!一个箭步上前,他以百分之一百的革命派的严正口吻道:“你在看充公的黄色小说,该当何罪!”

不料对方一边不动声色地关上了抽屉,一边一巴掌拍在了桌子上:“你敢来教训我?告诉你,我是在用革命的大批判眼光看这本书,找找它的毒素到底在哪里!随便你告到哪儿去,我都不怕!你休想翻案!”

这副铁杆革命派的嘴脸自然晓得这位朋友落荒而逃。

听到这个消息我实在高兴。我不管你用什么眼光去看《萌芽》,只要书还在,那么总有一天它会回到我的手中。

日历抓得很快,终于到了这一天——我从《解放日报》上读到了一条新闻消息,上海各界代表进京瞻仰毛主席纪念堂,巴金先生的名字赫然在目!“文革”划上句号了。

放下报纸,我立即跑到门房间,直接打电话到那家厂,指名道姓找那位武保科长。

历抓得很快,终于到了这一天——我从《解放日报》上读到了一条新闻消息,上海各界代表进京瞻仰毛主席纪念堂,巴金先生的名字赫然在目!“文革”划上句号了。

放下报纸,我立即跑到门房间,直接打电话到那家厂,指名道姓找那位武保科长。

旅游日记

福冈三小时

■周彭庚 文

乘游轮去日本福冈游玩,在岸时间仅六、七个小时,除去集体活动和免税店购物,自由活动的时间仅3个小时。但这3个小时的经历和见闻,却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颇感有趣。

既到日本,总该吃一顿比较地道的当地饭菜吧。我们夫妻俩找了家名叫“大户屋”的小饭店。在门口的店招上,印着银行卡和美元的图像,但在旁边打上了“×”,我们的理解是此店不可刷银行卡和收外币,那当然是以当地人为主要服务对象了,饭菜就应该是很地道的日本口味了。店堂布置很简洁,十几张小饭桌沿墙摆放,白色的墙壁上光溜溜的,显得颇清冷;女服务员拿来的菜单印刷清晰,图文并茂。我们拿着菜单,横看竖看,对照图样,揣摩文中的几个汉字,参照印的价格,确定了几样。看起来年纪已不轻的服务员指指点点,她满脸堆笑,弯着腰,叽里咕噜地应和着,转身去账桌边打印了一张清单,放到我们桌上。

大约离免税店较远的缘故吧,店内顾客不多,只有两张桌子边坐着三四个客人,不紧不慢地边吃边轻声交谈,听他们的话语,应该是日本人。早已过了午饭时间,肚子唱起“空城计”;加之想到当地导游“一到约定时间我就开车,一分钟都不等;你们自己打车去港口,要人民币1000元;错过了登船,自己回去将要几千元”的高压语言,心中颇为不顺,决不能让

她看轻中国人的守时观念,我们不时看手表。为了快点,我招来服务员,举起胸前的“乘车证”,又拍拍肚子,做出张口扒饭的样子,再指指门外停着的汽车。这个服务员对我的比划大约是看懂了,她笑容可掬地“哼哈”了几声,很快端来了一托盘我们所点的饭菜。

除了一碗米饭尚冒着热气,汤是温的,里面难找到固形物;其它全是冷的:粗粗的面条薄薄地摊在盆子里,冷冷的,淡淡的,没有汤水;类似卷心菜的三种蔬菜都是切成很细的丝,蓬松地堆放成团,没有烧煮过的;巴掌大的一块炸鸡排,竟然也是冷的;大约是用挖耳勺挖来的三种不知何物的调料蜷缩在盆子的一角。两杯水里还加了冰块。为了护胃,我们平常在家里,冷饭、冷面、冷菜、冷水基本是不吃的。现在,只好入乡随俗了。

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又进来胸前也吊着跟我们一样的“登船牌”的人,似一家三口,用和我们相同的方法点了菜。

刚吃好,一张账单送了过来,813日元,另加消费税65元,总共878日元,折合人民币40多元。或许营养价值尚可,但实在不合我们的口味。

从饭店出来,走上过街天桥,桥下并无多少车辆和行人,不远处有一大片停车场,现在空荡荡的,但可想见,这儿也有人头攒动、车流如潮的繁忙时段。再远处就是农田了。虽无美景,但总得留点“到此一游”的痕迹吧,在我们东张西望之时,一对小

武保科长来了。他问我是谁,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就是那本《萌芽》的主人。这句话一下子触发了他的“阶级斗争”神经兴奋点,他对着话筒大叫起来:“好哇,你这个埋藏得很深的家伙,今天终于跳出来了!”

我打断了他的话,请他别过于兴奋,也别过于慌张,我打电话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萌芽》可以物归原主了。我说,像你这样高觉悟的人一定天天读报吧!那么你今天一定从报上看到了巴金先生的大名吧!这意味着什么,你一定比我更清楚吧!

他一下乱了阵脚,连连说:“不可能,不可能。”

我一边劝他赶快去学习学习,一边也以“极左”的口吻告诫他:你一定要将“毒草”、“黄色”之类的帽子套在《萌芽》头上,也可以,但是你为什么不要将这“毒草”、这“黄色”上缴或者销毁呢?偏偏将它留在了自个儿的身边偷偷欣赏。我敢肯定,你不但自己阅读,而且一定还“扩散”给亲朋好友看过了。

也许是这一刀正命中了他的要害,他冷不丁吼叫起来:“你敢把你的姓名和单位报出来吗?”

我笑了。我老老实实地告诉他,我是上海铝材一厂的工人,名字叫管新生。我愿意陪着他上任何地方去评理,现在,完完全全应该是物归原主的时候了。如果你仍不愿意为《萌芽》洗刷莫须有的罪名,那么别怪我把事情“搞大”!当然,如果你也是巴金著作的爱好者,那么以后我们可以交流交流读书心得。

不知是这些话语烙人,还是他的话筒烫手,他一下子便将电话挂断了。

一个星期之后,《萌芽》终于完璧归赵,至今一直高踞在我的书架之上。

今年11月25日是巴金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将这一节《萌芽》的故事奉献给读者,想来应该也是有些特别的意义罢。

夫妻推着婴儿车走过来,我迎上前去,边说边比划。谁知男的望了女的一眼,用中国话说:“他们想请我们为他们拍照。”我一听,赶紧说:“你们也是中国人?”“我们是香港的。你们是台湾的?”“不,我们是大陆的。”相视一笑后,那个男的近近远远,左左右右,对焦取景,替我们拍下了一张在我们看来是终生难忘的照片。

沿街边溜了一圈,这儿除了一家规模不大的免税店外,还开了很多卖衣服、箱包、鞋帽、小饰品的店,跟上海的七浦路相似,但远没有七浦路的人气,规模和热闹,当然也没有七浦路的拥挤。在一家卖鞋帽的小店里,我们替孙女挑了一双有5个脚趾头的袜子,800日元,消费税64日元,也算带了一样“稀奇”的东西给孙女留作纪念。

兜兜转转,快要到集合上车的时间了。我们想要“方便”一下,环顾四周,却没看到明显的标志。恰在此时,看到在商城门口接待我们旅游车的工作人员——一个中年人,我走过去,刚想跟他比划,他却先开口了:“你是要找卫生间吧?”我愣住了:“你也是中国人?”“对,我是东北的,来这儿已20多年了。”随即,他边比边说:“那儿上楼梯,左转向前再右转……”话没说完,他话锋一转,“我领你们去吧。”“那太谢谢了,不会影响你的工作吧?”他并没回答,而是领着我们向前走。路并不长,我们还没谈几句话,就到了。当我们再三向他表示感谢时,他只是紧紧握了握我的手,就转身快步走了。

福冈回来已数日,但那三小时“自由行”的情景仍时时浮现眼前。出行前的“人地生疏、语言不通”的种种顾虑都在现实中一一破除。